



今天高兴! (图片与内文无关)

父亲平生最爱喝酒。自从一年前因脑出血入院后,那甘醇清冽的酒味就彻底脱离了他的味蕾。

今天是父亲的生日,我从外地赶回来陪父亲。母亲做了一桌子菜,都是我和父亲平日最爱吃的。

看着这一桌子的美味,父亲讨好地向母亲请求,能否让他破例小

酌几口。无奈母亲坚持原则,执法如山,父亲通过合法手段小酌美酒的机会算是泡汤了。“也罢,也罢,酒乃穿肠毒药,还是不饮为妙!”我看着父亲咽着口水,假意顺从的样子不禁好笑。

父亲闷闷不乐地夹起一块鸡肉入嘴。“老婆子,这肉怎么这么咸

人物写真

■张建伟

父亲“偷”酒

啊?医生说了,像咱们这号人不能吃太咸,我去拿点水喝。”父亲说着,便拿来一瓶“娃哈哈”矿泉水牛饮了两口,那脸上的表情立马也就“娃哈哈”了。“老婆子,我说你今天是怎么搞的,这鱼也是忒咸了!”“怎么都咸了,我没放多少盐啊?老头子,既然咸就别吃了吧!”母亲对他劝说道。“嘿嘿,没事,多喝点水就是了。你辛苦了一大天,咱们也不能浪费不是?”父亲憨笑着,又昂首饮了几口“娃哈哈”,露出一脸满足的笑容。

“阿伟,你觉得这些菜咸吗?”母亲有些疑惑地问我。其实那些佳肴都是咸淡适中,不过为了搞清父亲那瓶“娃哈哈”中的奥秘,我也跟着他老人家胡诌起来:“太咸了,我怕打击你日后做饭的积极性,一直都没敢说。”说完,我也拿起桌上的那瓶娃哈哈猛灌了几口。好家伙,差点没把我给呛死。父亲一看这突

发情况也急了,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娃哈哈。“你小子怎么搞的,讲究点卫生不行?想喝水自个儿倒去!”看着父亲吹胡子瞪眼的激烈反应,我颇有深意地说:“老爸,你实在是高,你的‘乾坤大挪移’神功运用的不错嘛!”

饭后,父亲打着饱嗝,摸着肚子乐呵呵地对我说:“小同志,感谢你刚才的友情配合,希望咱爷儿俩以后能继续坚持统一战线,推翻‘武则天’戒烟禁酒的黑暗统治!”“老爸,你那‘娃哈哈’里装的分明就是散装米酒嘛,差点没把我呛死。今天这事我就不向上级汇报了,至于以后嘛,我还是坚持原则、照章办事,一经发现从严从重处理,决不姑息迁就!”我调侃着撂下几句话就进厨房去帮母亲洗碗了,剩下父亲一个人在躺椅上哼着小调、打着酒嗝,回味着今天的佳肴美酒。

两代之间

父亲的“通缉令”

和父亲一直无语,大概是源于小时候和父亲的隔阂。小时候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,经常惹父亲生气,那时的父亲脾气很暴躁,轻的时候罚站,重的时候竟然动手打我。

记得一次我和小伙伴玩,把邻居家的篱笆弄倒了。晚上的时候邻居找上门来,父亲二话没说,抡起皮带就把我一顿打,打得我青一块紫一块的。那天我觉得父亲是最坏的父亲,突然有了离家出走的念头。

在星夜里,我也不知道走了多远,只知道是到了一个小镇子。那时已经是深夜,我又累又饿,小镇子的人们都已经熟睡,竟然没有一处亮灯的地方,在一处墙脚下我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兜里的几块钱只支撑我两天的“漂泊”,当我饿着肚子在一个小饭馆前徘徊的时候,竟然看见父亲的“通缉令”,在一张方格纸上,父亲写着“寻人启事,寻找儿子王春来……如果儿子春来看望希望你回来……”,那是父亲亲笔写的,我认识父亲的字体,有点向左偏斜的“草书”。

在小镇上我看到十几张父亲写的“寻人启事”,我想像父亲一定是连夜写了几百张,再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分头贴在附近的村子和小镇。突然间我有了回家的念头……

我大些的时候,已经慢慢懂事,父亲也不再打我,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,但年少时候的隔阂依然没有消失,我反而有了一种“叛逆”的心理,导致我报考大学选择了离家最远的军校,扎根在了离东北老家两千公里外的江南。

现在我的女儿刚刚满4岁,由于女儿小,坐车不方便,这个春节我没有回老家陪父亲过年,而是给父亲邮去了两千元钱。60多岁的父亲很少用手机,可正月十五那天,我却意外收到父亲的短信。“今日北方月圆,有空带着我孙女回家团圆。”

今天上午我打开QQ竟然发现父亲还有留言,“我周末在你哥哥家,你要是有空就上上网,咱们视频。”随后,我打开电子邮箱,竟然发现有父亲的“伊妹儿”。天啊,60多岁的父亲竟然懂得这么多的“高科技”,把所有能和我联系的方式都运用上了。晚上的时候,我接到哥哥的电话,“弟弟,你别老在外面跑,有空回家看看咱爸。你回来他就会很高兴的……”

我想我该给父亲打个电话,找个时间回去看看他老人家。不然他还会在我博客上留言,还会在网上“通缉”我的,写着“盼我儿春来早归……”

(王春来)



最浪漫的事

苗青摄

家庭调频

■沈素云

母亲总是吃得“慢”

每周日的午饭,是我家的团圆饭。

总是母亲提前一天打来电话,问想吃什么,她去买。我们就下馆子点菜似的,挑自己喜欢的点了一大串供母亲选择:羊肉火锅、清炖鲤鱼、大盘鸡……所有的这些,都是我们平日爱吃,又不会做或不愿做的美食。

星期天一大早,母亲就去买菜,从半晌午开始忙活,等我们几个陆续到了的时候,她的饭菜也基本上做好了。

“把桌子抬出来,准备洗手吃饭。”

待大家都坐好,十多人连同圆桌,以及桌上的盘子、碗,就成了一朵向日葵,热闹地开在阳光下,而幸福的花瓣中,母亲是不在其中的。

“妈,最不喜欢你这一点了,你不坐下,我们也吃不踏实。”小妹说这话的时候,厨房里母亲正弯着腰扫地。

“你们赶快吃吧,来,我喂会儿和雪儿。”终于坐下来的母亲又拉过两个孩子,左边孙女,右边外孙女,乖乖长乖乖短地哄着她们吃饭。

“来,张大口,比比看谁吃得快,谁先吃完,谁就长高个儿,变

漂亮,上电视……”就着母亲一大串的游说,两个孩子争先恐后地吃了两口,就头一摆,跑开了。

母亲也跟着站了起来。

“妈,吃你自己的吧,别管她们了,喂不肚里是她们不饿,你看我,饿了自然就吃了。”我一边扬着手里的第二个包子一边劝阻母亲。

“你还没一百哩,小孩儿哪个吃饭不是劝着哄着,看你们俩儿,把孩子都快喂飞没有。”母亲头也不回地嗔怪我。

到底是大了,没有母亲饭桌上照样很热闹:我谈我的学生今年能考上几个,高考奖能得多少;妹妹又瞅了一项独份生意,在她家的一栋临街房里,开个温泉浴;弟弟畅想他的买车梦……

各人的生活,都像母亲做出的饭菜一样,有滋有味。

等我们填饱了自己的肚子,母亲也把碗里的饭劝到了两个孩子的肚子里。

母亲终于坐下来,端起自己的碗了,只是饭菜的热气已经散尽;一起散去的还有刚才的热闹:父亲和弟弟去下棋了,弟妹去看着孩子了,老公去午睡了……

只有妹妹和我还坐在那里,陪着吃得“慢”的老妈。

漫画园地

■朱天明



找朋友

往事回首

■刘万军

一生的债

母亲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两毛钱,虽然已时过境迁,可每每提起那件事,母亲总不免要感叹一番:“有时候,钱是不能用多少来衡量的。”

那年,母亲病重,父亲在外地工作,年长的大哥只有14岁。眼看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,可家里刚交完我们几个孩子的学费,没有钱给母亲看病。我们围在母亲的床前,除了啼哭,没有一点办法。就在我们伤心的哭泣声中,母亲微微睁开眼,强打精神对大哥说,快去找队长。

不一会儿,大哥就把生产队的队长找来了。看母亲确实病得不轻,队长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,对大哥说,快去找卫生院的医生来。当时,五分钱就能看病抓药,两毛钱可以看四次,这在现在看来

是不可思议的。

两毛钱,奇迹般地治好了母亲的病。我们开心极了,也从心底里感谢队长。年底,母亲去还钱,队长不要;后来又还了几次,队长还是不要。

母亲经常对我们说:“饿时给一口,强似饱时给一斗啊,我们什么时候也还不清这个债的。”

我在城市稳定下来后,去接母亲来住。来前,母亲带我去看望老队长。母亲握着队长的手,红着眼圈说:你是个好人家!要不是你,我哪能享到今天的福。

去年春节前,二哥从老家打来电话,说老队长去世了。母亲听了,握着电话的手突然抖个不停。放下电话,母亲又说起了当年的队长,说起了那两毛钱,说着说着,母亲的眼泪就出来了。

征稿启事

《晚晴》是针对老年人开设的一个版,其宗旨是对老年朋友的工作、生活、学习、健康等各个方面,进行广泛和深入地交流,并介绍一些健康知识、学习心得、生活感悟等,希望它能成为老年人的忠实朋友。

本版欢迎老年朋友以及关注老年人的写作爱好者积极赐稿。稿件以800字左右为宜,欢迎网络传稿。

传稿方式: zktr@sina.com